

反卡維波論述提綱

汪立峽

卡維波在《左翼》16號和17號上發表了他反駁林深靖的長文《青春睿智卡維波》一文見於《左翼》第15號。我猜測對於卡維波這篇長文，恐怕沒幾個人真正從頭至尾，一字不捺的仔細讀過。卡維波到底在說些什麼呢？根據我耐著性子細心披閱的結果，大致而言他說了四個方面：(1)傳統左派只看到資本主義的生產領域，忽視生產過程以外的消費交化領域(2)消費／通俗文化現象並不都是資本家意圖的實現(3)消費／通俗文化領域本身就是戰場，在這裡可以通過想像力和創造力，挪用和轉換商品原來的意義(4)激進社會應該介入，挪用消費／通俗文化的意義，並進一步轉化為政治行動。

本文不打算就卡文的繁瑣論述逐句評論，那種吃力不討好的糾纏混戰，只會讓讀者認為是兩個無聊文人在意氣鬥嘴（儘管我所作的夾批和札記加起來的字數不會少於卡文）。我只想提綱式的說說我的看法。

卡維波說他撰寫那篇長文的目的是「要丟出一些新的思考資源與論述，提示人們尋找新的抗爭路徑」，既然如此，就讓我們來研究分析一下他是否真的丟出了一些新的思考資源和提示人們尋找到了一條（或某條）新的抗爭路徑？

一、馬克思主義傳統與性政治

卡維波在他的文章中一再攻訐左派（不管是「傳統左派」或「台灣

左派」)不懂性政治和年齡政治,似乎只要任何左派沒有像他那樣重視(或正視)消費文化的「挪用」和「抵抗」效應,就是無視于性政治的存在。卡維波這種自以為抓到左派「把柄」的譏評論調,不僅對別人有欠公平而且暴露了自己的知識傲慢。

任何的約略涉獵過馬恩著作的人都知道《共產黨宣言》和《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都或多或少談到了性與階級政治的關係,而且被公認是「性政治」論述的源頭活水。這表示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突出生產領域和階級鬥爭的重要性,但也並沒有忽視性/性別在社會關係和意識形態領域的作用與意義。

在馬恩之後,馬克思的幾個女兒以及羅莎·盧森堡甚至列寧等人也都可算是性政治的奠基人。更特別的一個是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者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早在上世紀的三十年代就高倡「性政治運動」,將政治解放和性解放結合在一起。賴希率先提出「性革命」能「成為新社會的助產婆」,能製造新的社會形態。為青少年的性解放振臂疾呼的也要數賴希是領航人,在賴希看來,社會對青少年的性壓抑的嚴重性和殘酷性超過了對社會任何一個階層的性壓抑。他甚而要求給青少年提供法律保障,以反對雙親、教師和政府當局的「性暴政」,還主張為青少年的性滿足創造方便,包括為青少年實現性要求提供必要的場所和工具。

賴希於二十歲那年(1927)加入奧地利共產黨,此後即以精神分析學家和共產黨員的雙重身份從事活動。他不只是嘴巴說說而已,更親身參與德國工人運動,在工人群眾內部發動了一場「性政治運動」。賴希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僅從生產領域著手還不夠,必須在生產領域和階級鬥爭的基礎之上,進行一場「性革命」,他相信「性革命」是摧毀現存社會的一顆重磅砲彈,可以作為階級鬥爭的補充。

不論從理論的創新還是實踐的激進來看,卡維波這類性政治論

述者都難于說比上個世紀初的共產黨人賴希更為超前。其實，卡維波所津津樂道的那一套觀點源自于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西方後現代主義思潮中的所謂「激進民主」流派，卡維波和他那一夥人偏好叫作「人民民主」（關於這個「人民民主」在下文我還會多說幾句），「性政治」則是激進民主的論述策略之一。這一派的觀點和賴希最大的歧異在于他們排拒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生產領域和階級鬥爭，認為人有許多慾望需要無法納入經濟範疇內被解釋，性的慾望需要和身體管理的慾望需要就是他們認為最顯著的例子。這一派主張消費文化領域以及屬於這個領域中的「性」和「身體」等問題，可以獨立于生產和階級領域之外自行運轉並產生「自我建構意義」的能量。捨此之外別無新意。

二、「到處都是戰略」，但問題是：敵人是誰？

卡維波們自稱「文化激進主義」或「青少年通俗文化的左翼政治」，十分相信在消費通俗文化中「到處都是戰場」，認為資本家無法壟斷商品所意圖生產的意義與認同，相反的，任何商品消費的意義都可以不斷地被挪用與轉換，甚至形成對抗或抵抗的意義與認同，遠遠超出資本家的意料之外。卡維波為此列舉一些電視廣告、流行歌、網路情色……為證，不認為青少年消費者「被洗腦」或被創造出「虛假的需要」。他還特別以一則手機廣告說明「廣告商比左派更深入學生生活」，「這個廣告也有喚起學生抗拒不合規定的權利意識之潛在可能」，「此外便是激進社運可以而且應該介入的地方：把手機文化更進一步地轉化為政治行動」，而他所說的「政治行動」不過是「喚起青少年的反抗與權利意識，製造真正的矛盾與官式文化管教上的困難」。

如果卡維波真的相信如此這股「挪用」商品的意義及其所產生的

「對抗」作用，就可推進他們所嚮往的「人民民主」，那麼這個「人民民主」必然落得「資產階級民主」的下場。這是不是把話扯遠了？是有那麼一點。話得繞回到文化激進主義所執著的消費通俗文化戰場來講。一個遠離生產過程和經濟，孤懸在外的消費文化戰場，所能實現的「民主」是什麼屬性呢？

「民主」的定義從它的源頭，即古希臘城邦政治來講，指的就是多數平民統治的政治，相對的則是少數統治的「寡頭政治」。而歷來的統治階級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不喜歡民主，因為那意味著把權力交還給人民大眾，包括政治權力和經濟生產權力。法國大革命之後登上歷史舞台的資產階級（英國是另外一個例子）在面臨新興無產階級要求民主的壓力下，端出了政／經分離式的民主，即在政治領域給予人民「民主」，在經濟領域仍然是剝削者和被削者涇渭分明的「絕不民主」，而是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專政」。說到這裡，話已經很清楚，連繫到卡維波們在自絕於經濟生產領域而致力於消費文化領域的「挪用」、「抵抗」戰場時，所能企及的「人民民主」充其量也只能在「資產階級民主」的範疇內打圈子。

三、「挪用」的迷思與實際

我們現在來談談消費／通俗文化戰場的「挪用」效應問題，因為這關乎到卡維波所說的「性政治」、「年齡政治」以及「性」和「身體」論述的核心策略。

卡維波承認學校、家庭對青少年是一種「師長規訓」，商品市場對青少年是一種「消費文化規訓」，又迷信後者可以「挪用」來「抵抗」前者，試問，既然兩者都是「規訓」，以其一對抗另一，其間青少年的「自主」究竟是什麼屬性？卡維波喜談辯證法，請問在這種不斷被「挪用」的「抵抗」與不斷被「收編」的「抵抗」之間所產的自主性，還是

不是黑格爾所說的「主人-奴隸」關係的辯證顛倒？或只是「奴隸-奴隸」關係的形式變化而已？卡維波是很難回答這個問題的，因為他所信奉的「挪用」原則，實際上是一個無止盡的同義反覆「怪圈」罷了。

四、只見「身體」，不見歷史

卡維波同林深靖的論戰是從「做身體」（塑身）開始的，按照卡維波對「做身體」的定義並不限于「塑身」，舉凡戴耳環、刺青、養生、慢跑、打坐、洗澡、修指甲、化妝、做頭髮、打扮……等等，都包括在內，總之就是「身體管理」。既然「做身體」是這個意義，那麼可見「做身體」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每個歷史階段都有其「做身體」的花樣，並非如卡維波所以為是「晚期現代」或「晚期資本主義」的專利，而是古已有之的現象，歷來都同年齡階級、身份、地位、財富有不解之緣。晚近的「身體」理論則是後現代主義思潮關注最多的事物之一，西方國家書店裡充斥著這一類的東西。過去的列寧主義者現在是徹頭徹尾的拉康主義者，每一個人人都從生產領域轉向「性政治」；切·格瓦拉的社會主義也在一夕之間讓位於福柯之流的「身體論」。性和身體現在已經變成所有時髦東西中最時髦的一個，而且從私領域進入了公領域，舉目所見幾乎都和「性」與「身體」有關，正如英國馬克思主義者特里·伊格頓（Terry Eagleton）所指出的：「對身體健康的關注現在已經逐步發展成為一種主要的精神疾病」，若說這是「性拜物教」的結果也不為過。

從歷史唯物主義來說，無論現在或過去，「身體」不管怎麼「做」，只是一個反映特定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意識形態的現象而已，從來不具有被卡維波以後現代思維所描述或所指望的「戰場」性質和作用。當然，在卡維波們看來，這種論調「厭煩了！」「了無新意！」，但是事物的發展和事情的真象會因為你們「厭煩了」而改變

嗎？一個理論的有效性會因為你們認為沒有「新意」而失效嗎？若是把每個時代都會有的青少年與成年人的緊張關係，即青少年對成年人「規訓」的反抗表現說成是「性」或「身體」文化的「挪用」與「抵抗」，甚至是對體制的潛在變革力量，未免太一廂情願了吧！

五、究竟是「必不可少的需要」還是「虛假的需要」？

卡維波在文中提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一段話：「所謂必不可少的需要的範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一樣，本身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多半取決於一個國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決於自由工人階級是在什麼條件下形成的，從而它有哪些習慣和生活要求」。卡維波的原意是想利用這段話來否定有所謂「虛假的需要」的存在，即需要根本沒有真實和虛假的問題。然而，馬克思這段話的前提明明指的是「必不可少的需要」，不知是卡維波沒看清楚，還是故意忽略了？「必不可少的需要」當然是真實的需要而不是虛假的需要。但是，「必不可少」並不是任由個人主觀決定的，而是「歷史的產物」。卡維波顯然把這段話錯誤的理解成只要工人階級有怎樣的習慣和生活要求，那就是「必不可少的需要」。關鍵端在於什麼是歷史的產物？這一提問的重要性是在指出「虛假的需要」也會是歷史的產物，歷史並不是只會製造真實的東西，這是常識。所以「必不可少的需要」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也可能是「虛假的需要」。

這個問題有點類似關於「自由的選擇」爭辯，有沒有「自由的選擇」這回事？人們總以為有自由的選擇，因此就算我們明知道根本沒有這回事，他也必須假裝有自由的存在，因此很多選擇事實上是強迫性質的。

卡維波在另一處還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用來指涉商品交換活動和商業人際往來的「交往」（intercourse）概念。「交往」這個概念用來描

繪資本主義商品市場和消費文化的全面圖景：複雜、多樣、虛假、迷惑，以及進步的一面……的確比「交換」、「溝通」、「消費」、「交易」這些概念更周嚴、更精準，這在卡文關於這個概念運用的長段描述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但令人不解的是這個概念同青少年消費通俗文化的「挪用」策略之間有什麼必然的聯繫？由卡文本身的論述來看，「交往」概念適足以證明「挪用」的無效性，而不能證成「挪用」的「抵抗」效應。實際上，「交往」概念更容易幫助我們了解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那個「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著名的命題。

六、異化的當代形式：對日常生活的普遍控制自覺的反異化鬥爭是社會解放的首要條件

卡維波一直強調「積極介入與挪用消費與通俗文化」，大有將此策略視為變革社會的突破點的意味，因此在他的論述中令人訝異的發現，似乎媒體廣告都潛藏有革命的信號，而青少年儼然都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地下黨，這究竟是他對文化激進主義的天真幻想，還是理想主義的衝動焦躁？卡維波相信「意義」無法被霸權宰制，也不會被「反對／抵抗」的任一方所獨佔，這話沒錯，但又如何呢？《愛拼才會贏》這首閩南語流行歌曲早被工人運動「挪用」為「抗爭」意義的工運戰歌，但任何一個工人都知道僅憑這首歌曲是「贏」不了什麼東西的，決定輸贏的到頭來還得看階級意識的覺醒程度和集體戰鬥意志的堅決力度。連生產領域的工人運動在「挪用」消費文化的意義時，都只能止於「挪用」作用的本身而已，更何況茫茫人海中不特定的青少年呢？

在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看來，例如盧卡奇就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文化邏輯中，不論是誰，也無分男女老少，都掙扎在由資本和商品所控制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現今資本主義日常生活和通俗文

化中，充斥的大量扭曲和支離破碎個性的異化現象以及空虛感和無聊感，正是卡維波所再三頌揚的「挪用」、「錯置」和「顛覆」，用盧卡奇的話來形容：「正是這種生活的表面上的無憂無慮的產物，正是這種生活方式必然造成的令人感到日益壓抑和無聊的產物」。

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否認「壓抑」、「無聊」、「焦慮」或逃避性的「歡娛」……等等異化現象潛藏著變革現狀的可欲能量，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這些文化現象通常是以扭曲的個性，通過尋求刺激、冒險、麻醉、放縱、作怪……等行為表現出來，扭曲的和支離破碎的個性無論怎麼「挪用」既存文化的「意義」，都無助於其重塑「完整的個人」的個性，只會加重個性的扭曲和異化的內在化而已。

作為當代左派的嚴峻課題，首先就是揭露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形成的巨大文化矛盾和異化現象，以及這些矛盾現象的產出根源規律和人們身處其中的困局，從而激發人們自覺的反異化鬥爭的熱情和勇氣，為重塑完整的個人和個性而戰鬥。同樣重要的是，這種文化戰線的反異化戰鬥絕不能是孤立的，它必須同時和反資本主義生產邏輯的政治鬥爭與社會運動，特別是工人運動有機的結合起來，才能產生可預期的效應。關於這一方面的看法與策略，已超出本文的範圍，只好留待必要時再寫了。

——原載於2001年5月31日《左翼》第19號